

大家对她更是事事体贴,说话都不敢大声,连个和面的大瓷盆都不叫她掂,怕把肚里小孩给她吓掉了、掂掉了。

头胎生下一个男孩,长得像杨家兄弟,身量体格挺正常的,一家人提着的心都放下了。

二十岁的罗巧芬并没有因为月经来临和会生孩子而长高变壮,吃了一个月的鸡蛋也并没有让她像个母亲,她仍然是七八十斤的小身子,奶水也不是很足,小孩哇哇叫地哭。婆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手巾兜小米,每天在后小锅里熬一丁点,撇油喂给小孩。小米吃完后,见天冲了面糊喂他。孩子能翻能爬能坐了,双腿身姿都跟别的小孩无异,看不出病态的迹象。一岁多学会走路,一家人再次长出口气。婆子告诉她,你把小孩弄好就中了,刚会走路,正是费手时候。家里有一星半点好吃的,都尽着她娘儿俩。

她不憨不傻,怎能不知这其中的原委和愿望,她虽然外貌萎缩,但身子里也有一颗女人的心,她知道,就连丈夫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世上有多少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,全凭各人的内心里点穿悟透,达成无声的沟通,她这小小的七十来斤的身子,对于这一家人既然如此重要,那么她自己也很爱惜珍重。她明白人间有很多事全都无师自通,连畜生也有它来到世间应得的权利,狗当着人的面双双翘起尾巴连在一起,鸡在院子里踏蛋,驴的身下沉甸甸地垂吊着血肉,猫在春天的夜里哭闹一般叫唤,猪在圈里杀它一样嘶喊,温顺至无怨无悔的牛,到了一定时候也要牵去配种,而人呢?两个排排场场的大小伙子,对某一件事保持着死水般的沉默,是什么样的力量叫他们如此顺从,不去怨恨、不去破坏甚至连牲口都不舍得狠抽一鞭。

一个家庭的秘密内核,支持起外表的安宁与和睦,有谁知那无言的饥渴与呐喊,有谁知血管的跳动和心悸的频

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



2024“全国小小说
钻石奖”入围作品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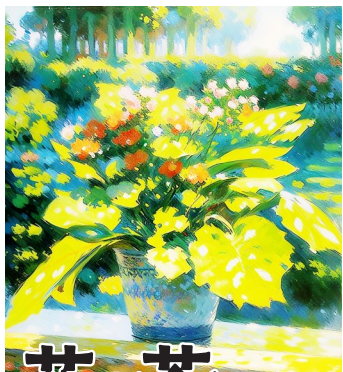
主办:北京市微型小说学会
“中作黄埔”微信公众平台
“趣微口袋”微信公众平台
联办:《作家文摘》报社

栏目主持:季冉
特约主持:王炬 邓玉清

龙井村书记徐子君有个绰号,恐怕是中国村书记中最牛的,说出来怕吓着你——“省委书记”!其实是蒙你的,听起来吓人,若写纸上准让你发笑觉得好玩——“省尾书记”。咋有这个叫法?你听徐子君的解释立马全明白:“龙井村是S省最北的村,是S省的省尾,本人是省尾龙井村书记,当然可称‘省尾书记’了。”有人开玩笑地说他:“你小子野心好大啊,莫非真想当省委书记?”徐子君笑道:“除非你把龙井村变成龙井省。”这解释既妙又无懈可击,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称谓蛮有意思,加上他也不怕,你喊他应,应得像那么回事似的。这称谓有趣好玩,一下子在十里八乡传开了:龙井村有个“省尾书记”!

真正让他扬名的是一次救人义举。那年大冬天,一辆小车途经龙井村口池塘边时,因路滑弯急车速快,小

·长篇小说·



芬芳 ·周瑄璞·

率,有谁知那不用策划的行动,在罗巧芬小小的身体里翻滚。这世上多少事情的关键,这太阳下明亮可人的面子,多半是在黑夜里孕育,秘密编织成了结实稳定的里子。夜半,她起夜去了茅子之后,站在院里,静静地停了一会儿。月光把她弱小的影子印在地上,长长大大的,伸展开了,她变好看了,变丰润了,她在这个院子里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,她生出了强壮的母爱。有一只仁慈的大手,牵住了她,有一条温柔的布带,兜在她的腰间,她迈动脚步,推门走进东屋。夜是那么安静,掉根头发都能听见,不知里面的人有没有说话,不知三人如何达成这迷醉而又不堪的局面。人本就是畜生,只是白天里披了一张人皮,到黑夜里,又要变回畜生。一切不用预演,一切都在每人心里上演了几百遍几千回,都像发生过。那东屋里走出一人,拘着被子来到大门楼下的破竹床上。

初次造访,她得到热切的回应,从此轻车熟路,心照不宣,有时她从茅厕出来,见大门楼里的破竹床上早有一人,她便轻走过去。

家园是保守秘密的最后围墙,有时候这秘密会如流水一般,沿低处向外滑去,总要泄露一丁点。一个走夜路回来的人,经过他家门口,听到一些异样的动静,极

力地压低声音,但还是搅动了黑夜,引起一些波纹。那人走过来,脸贴到薄板小门上,听到里面一个颤抖的声音:嫂啊,你知日子咋过的?看见个老鼠洞,都想撬进去。

制造秘密和破解机密是乡村生活的调节剂,每个人都是这机密与流言的一部分,每个人都兴趣盎然地传播着。当罗巧芬八年里生下三个儿子后,人们挤眉弄眼,会不会一人一个呀?可能吧,就是不知哪个是哪个?老大肯定是老大的,那下面俩哩,到底像谁?这可看不来,侄儿像叔的也多着哩?管他谁的哩,反正是人家亲一窝,谁也管不了这事。眼见着三个小子长了起来,会走了,会跑了,会端着碗呼噜呼噜吃饭了,个个身形正常,没有一个随罗巧芬,个头儿也都不比同年龄的小孩低。

议论完了也就完了,不想完明天接着议论也中,但谁也不能把人家咋的,只是暗地里气生(注:羡慕嫉妒恨)。他家真是命好风水旺,眼看娶不上媳妇快要断了,却哄进来一个那样的,个儿小得一把能搦严了,愣是生一个是孩儿生一个是孩儿,将来又是人多势众,三兄弟往街里一站,谁敢歪歪嘴说点啥。在农村,儿子就是核武器,放那里吓唬人的,有了不用可以,没有却是万万不可。

第四章:民办教师

1976年之后,阶级斗争不太提了,成分概念渐渐消失。1978年年底,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结束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口号。1979年夏天,一表人才的过道老四杨引庆从九道街公社高中毕业,在长枪吴学校当了民办老师,大队计工分,一个月还有八块钱工资。说媒的蜂拥而至,他挑来拣去,选了东乡一个容貌出众的闺女张爱香,第二年腊月里成了亲。家里没有钱盖堂屋,女方也不计较,二人挤住在小东屋。大闺女杨素芸已经出门,二闺女杨素芬住在破堂屋西里边,二儿子杨引运和杨全宗两口合住在东里边,在伯妈的大床顶头垒了几层砖,篷了两块板,成为一张小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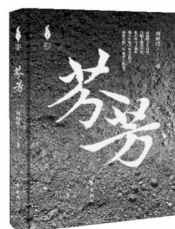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,全县进行民办教师整顿,全体民办教师进行考核考试,杨引庆

取得了任用证,成为公社有名额的民办教师,当年还获得了“全县优秀教师”称号。张爱香头胎生了个小闺女,家里实在太挤,他们借了钱,过道里亲一窝劳力帮忙打坯烧砖,在东头划给他的宅基地上盖了新房,搬过去分家另过。

计划生育风声越来越紧,先是在城里实行,对公职人员严格要求,后来一步步发展到农村,民办老师也必须遵守,号召生过两胎的人做绝育手术。男人们不愿去做结扎,说结了后就像牲口给骗了没有力气干活,便让女人去做,反正夫妻里面必得有一个人去结扎。人们传统意识是男人的身体比女人主贵,子孙窝万万动不得,于是大都是女人去做,除了你列举出自身有啥啥样的病,证明你不能结扎。也有女人不愿真正结扎,便托关系花点小钱找医生作假,只在肚皮上用刀子划开深度半厘米的口子再缝合好,不动里面的输卵管,以应付检查。计划生育小分队到农村里,挨个女人掀起衣服,在肚皮上查看。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,你必须做好避孕措施,否则行迹败露要追究医生和妇女的责任。于是生过二胎的妇女人肚皮上都有一个两指长的刀疤,但真正结扎的,估计一半也没有。

张爱香二胎生了个小子,还没出满月,杨引庆正在学校给学生上课,计划生育小分队找来,坐在校长办公室等他下课,告诉他:“你违反了计划生育,要停止你的教学工作,并罚款二百元。如果你或者你家里的不结扎就不得教学,结扎一个还让你继续带课。”

杨引庆回家跟妻子商量,先凑二百元交了罚款,张爱香没有满月就去公社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。(选载之十五)



《芬芳》,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)

“省尾书记” ·周建新·

突然失控翻入塘里,目击者大声呼救,立刻引来几个村民,徐子君也闻讯赶来了,立马招呼村民救人。他捡起一块石头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池塘水里,砸破车挡风玻璃及侧面玻璃,同跳入水中的几个健壮的村民,将小车内的一家三口弄出来,抬上岸。幸好救援及时,一家人只呛了几口水,无大碍。徐子君当即安排离家最近的村民,把落水者领回家换衣服,大家见他几名施救的村民像落汤鸡似的,被冻得瑟瑟发抖,催他们赶紧回家。徐子君换好衣服来到现场,叫来吊车将池塘里的小车拎上岸,也算帮人帮到底了。当天下午媒体记者闻讯来村里采访,得知带领村民救人的徐子君有个“省尾书记”的绰号,便来了兴致,将“省尾书记”写进了新闻稿里。审稿的领导也认可这妙趣横生的称谓,没改,报上登的和电视播的都是一样的标题:《“省尾书记”带领村民抢救落水者》。这下徐子君的名气从本镇扩大到全县了,常闻街谈巷议这个“省尾书记”,“省尾书记”的救人事迹被民众津津乐道和传颂。尤其徐子君在当地百姓中有了好口碑,人们原称他“省尾

书记”有揶揄的成分,如今称他“省尾书记”则敬重有加。百姓越尊敬他,他越谦虚,说“省尾书记”是叫着玩的,不可当真。有人笑他解释多余,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嘛。他不生气,呵呵地笑。

名气大了烦恼就多了,龙井村是“省尾”,经济排名差不多也是“省尾”,徐子君觉得自己这个“省尾书记”当得窝囊很没面子,便挖空心思发展村经济。他审时度势,觉得龙井村山清水秀,是天然氧吧,且有高山蔬菜、土特产和红豆杉等古树群,山上还有一宝——黄精。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最适合发展旅游,便率先将自家改造成民宿,接待游客,同时带头种植黄精并加工成旅游礼品。在他的带领下,村民们纷纷仿效建民宿种黄精,两年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,但游客抱怨进村的路窄弯急,易发生危险,许多游客只能生畏兴叹。无钱修路成了徐子君的一块心病。

很快他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。有一天县委书记在附近的乡镇调研振兴乡村的课题,途经龙井村时,不知谁开了句玩笑说这里有个“省尾书记”,县委书记突然联想到自己曾亲自表彰过徐

子君,便来了兴致改了行程,幽默地说去看看我们的“省尾书记”,让下属联系了徐子君,拐进了龙井村。见到徐子君,县委书记开玩笑说,你这“省尾书记”躲在深山里,难得一见啊。徐子君受宠若惊,搓着手一副谦卑的样子,不好意思地说,我没把村里的经济搞上去,没脸见您书记大人,让您笑话了。县委书记听了他的汇报,对他的设想和思路表示赞赏,并承诺回去后立即协调,着力解决村路拓宽问题。临别时县委书记握着他的手风趣地叮嘱道,龙井村的振兴全靠你这位“省尾书记”了,大胆干吧。徐子君像战士似的响亮地回答:我一定不辜负书记您的期望!

后来路拓宽了,游客多起来,龙井村的旅游经济也旺了,甩掉了“省尾”的帽子,排在全镇前列哩。再后来,徐子君差点见到真正的省委书记,那天省委书记下基层视察的行程中本来有龙井村,但因邻镇突然发生了台风灾害,当即奔赴灾区指挥救灾。没见到省委书记,恐怕要成徐子君一生的遗憾了。

(原载《北京文学》2024年第5期,原刊责编:丁莉娅)

协办单位:广东省小小说学会、河南省小小说学会、陕西省精短小说研究会、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、东北小小说创作基地、北京键川文化中心